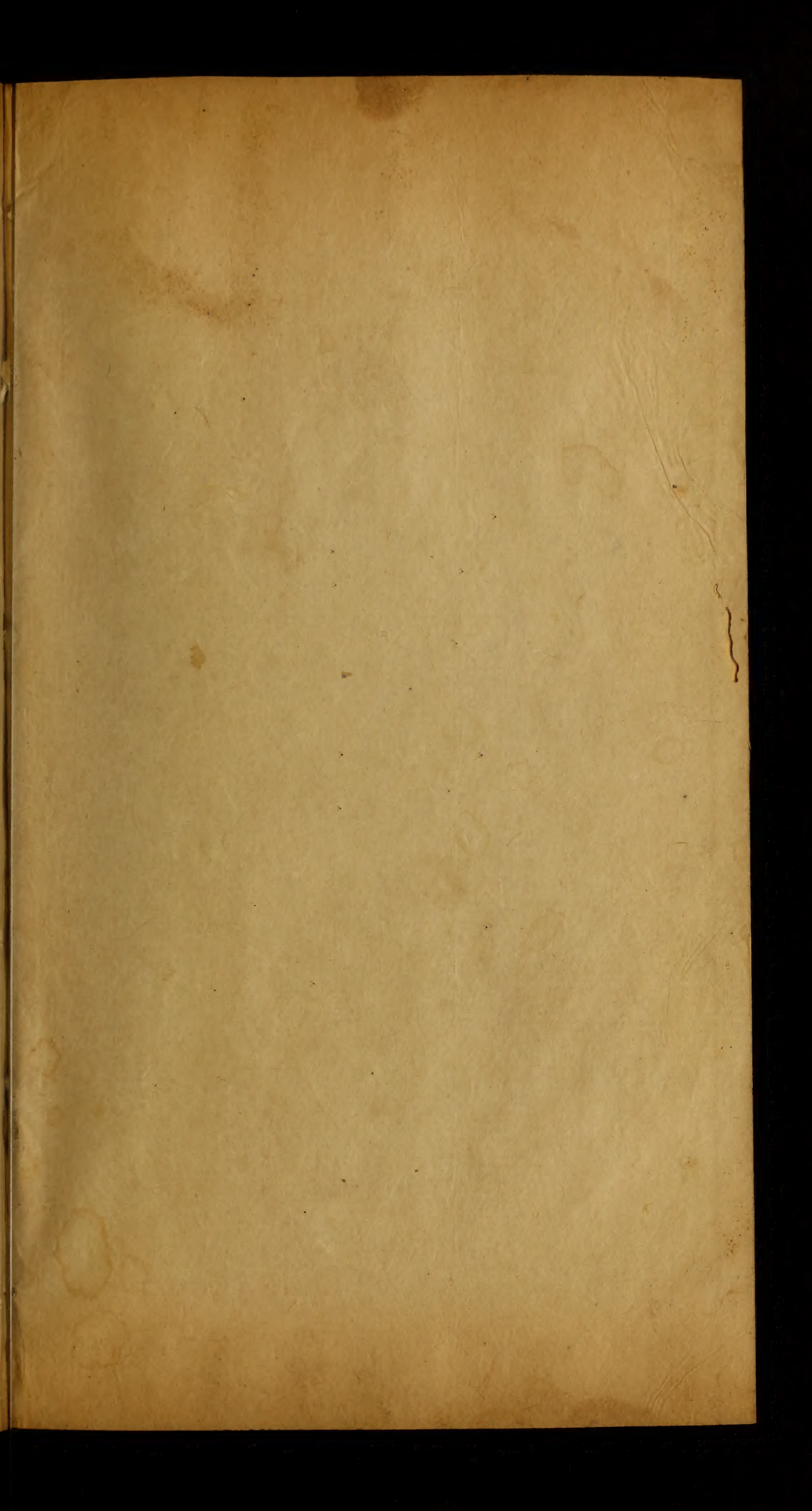


董承智不及王允而欲效閭里之舉非獨自殺其身適足以危其主所謂志可矜而智不逮者也然操之得入本由董承與正名討賊者不可同日語矣

後漢

孝獻皇帝

庚辰 建安五年春正月曹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劉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等謀洩曹操殺之皆夷三族操欲自擊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

田豐乘虛迭出之謀與晉知罃三駕敝楚之術同轍計行而晉霸豐不用而紹亡明人所見畧同成事在乎審勢信矣

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

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由青州奔袁紹袁譚故備茂才也以步騎迎備至平原遣使白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注見前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諫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曹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豐復彊諫紹以為沮衆械繫之于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陳琳為之辭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其今之謂乎紹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

紹不聽。四月操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紹復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杜預左傳注。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酸棗注見前。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用荀攸計。陳輜重餌敵。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斬之。紹軍奪氣。初。曹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云云。遼以報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

田豐說袁紹劉備說劉表同欲乘虛襲許而紹表皆庸材不能用即令其說行亦未必能集事也孫策用兵足與操埒使鼓行道入操將有首尾不相顧者適會策卒操遂得從事中原亦時數為之歟

辭。而奔劉備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初貢為朱治所逐。南依山賊嚴白虎。策皆擊殺之。貢奴客欲為報仇。因策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韋昭曰。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也。考三江諸說不一。此指吳越而言。韋說為近。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于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邱初策定豫章。分

晉廬陵郡。留瑜鎮巴丘。裴松之曰。瑜所鎮。今巴邱縣也。考巴邱縣。晉屬廬陵郡。梁改曰巴山。故城在今江西撫州府崇仁縣。將兵赴喪。留與張昭共掌衆事。時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昭與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九月。庚午朔。日食。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袁紹軍陽武。秦置縣。兩漢列代皆因之。今屬河南開封府。沮授說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于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遂合戰。操軍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霹靂車。發石擊紹樓。皆破。紹又爲地道攻操。操

輒于內爲長塹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乃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能聚人而不能用。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

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請別爲支軍于表。支。別。表。外也。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瓊宿烏巢。澤名。在延津縣東南。去紹營四十里。會許攸怒紹奔操。說操襲瓊。先是。許攸謂紹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紹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今有幾糧乎。操詭言可支一歲。攸曰。半歲。攸皆以爲不實。操乃曰。向言戲之。其實可支一月爲

之奈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
嚴備。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
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
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瓊營驚
亂。操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
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等攻操
營。而但遣輕騎救瓊。騎至烏巢。操士卒殊死戰。大破之。
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張郃等攻操營不能下。聞瓊已破。
乃焚攻具。詣操降。于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
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
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為操軍所執。大
呼曰。授不降也。操與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
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

既知不用公之言而致敗乃以見笑殺之如此矜忌其得善終幸矣荀彧寧能克家哉

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紹走至黎陽北。餘衆稍復歸之。既還。遂殺田豐。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紹還。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紹外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冀州城邑。多降于操。紹歸。復擊定之。明年夏。操揚兵河上。擊破紹倉亭軍。

有星孛于大梁。晉書天文志。自胃七度至畢十度。曰大梁之次。

以孫權爲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

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權與語悅之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麤踈權益貴重之

張魯據漢中。後漢郡治南鄭注見前。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其母及弟魯遂據漢中。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之後復襲取巴郡。後漢郡治江州注見前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鎭民中郞將領漢寧章懷注建安二

郡。年置太守通貢獻而已。爵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辛巳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食。

秋九月曹操擊劉備于汝南備奔荊州。

先是袁紹遣劉備畧汝南。汝南黃巾劉辟。叛操附紹。紹遣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曹操遣曹仁字子孝。操從弟。擊備備走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操遣其將蔡陽擊之為備所殺。事在五年。至是操自將擊備備奔劉表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初表遣備北侵與曹操將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備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與禁等追之為伏兵所破備在荊州數年嘗于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能建是以悲耳

壬午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慙憤發病。嘔血卒。初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使熙爲幽州刺史。甥高幹爲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陽翟人。辛毗兄。郭圖字公則。潁川人。皆附于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卒。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

瑜不獨持論偉爽規畧貫中事理使瑜不死東吳必無稱臣質子之事孫權其亦中材耳

尚數敗。尚遣其將郭援高幹。共攻河東。發使與馬騰等連兵。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既而使逵爲將。逵不屈。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吏民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援乃囚逵壺關。有祝公道者。夜盜出之。援軍至平陽。鍾繇遣使說馬騰爲言利害。騰乃遣其子超將兵與繇會。援將渡汾爲營。濟未半。繇擊大破之。援。繇之甥也。校尉龐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絳。漢縣。後漢曰絳邑。即春秋晉新田。注見前。賈逵。字梁道。襄陵人。馬超。字孟起。龐德。字令明。南安狟道人。狟。音桓。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太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

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煑海。境内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于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太夫人謂權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癸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還。譚攻尚不克。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

急則相保緩則相爭郭嘉之論與卞莊事同然譚尚之相殘乃踵武紹術之操矣天道好還信哉

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譚別駕王修自青州來救譚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從 南皮注見前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

秋八月曹操擊劉表尚圍譚于平原冬十月操還救邦之

曹操擊劉表軍于西平漢縣歷代因之今屬河南汝寧府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毗字佐治評之弟詣操請

救。劉表以書諫譚、勸其捐忿思義。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其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韓盧。良犬。東郭㕙。狡兔。戰國策。韓盧逐東郭㕙。騰山者五。環山者三。犬兎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毗至西平。諸將皆疑。荀攸勸操許之。諸將多以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斃。辛毗復說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讒鬩。連年戰伐。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躡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失用兵之本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還。

李孚出入嚴圍固自狡獪操付之一笑所謂因計用計也以此爲操輩紀之跡其見淺矣

甲申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出河南懷慶府林縣西山。流逕衛輝府淇縣東南。入衛。入白溝。今淇水入衛。自濬縣以下。謂之白溝。水經注。淇水爲宋遼分界之白溝。東流爲白溝是也。王幼學爲智舒。以城雄縣。去淇水甚遠。無由得入。其說非是。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審配諫。不聽。乃留配守鄴。四月。操至鄴。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五月。鑿塹圍城。周圍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水經注。漳水過鄴縣西。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還救鄴。先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馬邊。自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遂開其圍。馳到城下。

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白竿出降孚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李孚鉅鹿人。尚兵循西山而東去鄴十七里爲營夜舉火以示城中配出兵城北以應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營曲漳漳水之曲操遂圍之尚懼求降不聽衆潰奔中山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榮開門納操兵配拒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操引見配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操辟崔琰爲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州爲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

烝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爲先。斯豈冀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操改容以謝。許攸恃功嫚操。嘗于衆坐呼操小字。操不樂。後竟殺之。崔琰。字季珪。東武城人。裴松之曰。曹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丹陽督嬀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遂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

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自椒邱注見前還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將名其餘賞賜有差

乙酉十年春正月曹操攻破袁譚于南皮斬之

初操之入鄴也袁譚復背操畧取諸郡攻尚于中山敗之悉取其衆操遺書責譚然後進討譚奔南皮事在九年至是操攻南皮急譚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修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靑冀幽并名士爲掾屬曹操從之初官渡之戰陳琳爲袁紹作檄書數操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

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曹操。熙尚俱奔烏桓。

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等降操。皆封列侯。觸驅率守令。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韓珩字子佩。代郡人。

以荀悅字仲豫。淑之孫。爲侍中。

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畧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

上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眾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三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丙戌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三月曹操破高幹于并州斬之

先是袁尚敗走高幹以并州降操仍以爲刺史事在九年既而幹復以州叛舉兵守壺口關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壺口山下與壺關縣接界通鑑作壺關口今依范書袁紹傳操遣其將樂進字文謙陽平人李典字曼成鉅

野人擊之。不拔。事在十年。至是。操自征幹。幹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漢縣。今陝西商州是。都尉王琰斬之。幹之初叛也。河內張晟聚衆寇崤澠間。河東掾衛固范先等皆與幹通。操用荀彧言。以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絕陝。畿譎道從郖津渡。既至郡。陽奉固先。以計縻之。稍分散其衆。會操徵馬騰等至。擊固先。及張晟等。皆破斬之。于是畿務崇寬惠。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修戎事。河東遂安。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不悅。統去之。幹死。荀彧舉統尙書郎。郖津。水經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右合門水。于此有郖津之名。湖縣注見前。杜畿。字伯侯。杜陵人。仲長統注見前。

丁亥十二年。夏。曹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烏桓王名。郎力居從子。袁熙袁尙奔遼東。公孫康斬之。康。度之子。

烏桓蹋頓。素爲袁紹所厚。紹立蹋頓爲單于。事具前。故袁尙兄弟歸

之數入塞爲寇欲助尚復故地操將擊之先鑿平虜泉州二渠平虜故渠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東北泉州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武清縣渠故道在寶坻縣東南以通運時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蹋頓豈能爲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言欲爲其主致死之臣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吾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疇皆拒之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謂有冠蓋之士大夫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漢縣注見前時方夏

水雨。濱海道不通。疇曰。此道秋夏有水。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故城在今熱河八溝。後漢移郡治土垠。注見前。道出盧龍。古塞名。明史地理志。在永平府西北。達于柳城。漢縣。故城在今熱河塔子溝。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尙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漢縣。今熱河地是。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水經注。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石城故城在今八溝界。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潰。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尙熙奔遼東。九月。操引還。公孫康九年、度卒、康嗣立。誘尙熙斬之。康伏兵于廐。請尙熙入、未及坐。遂禽

田疇不賣盧龍世所稱高蹈者然因欲報公孫瓚而引道以殲熙尙隱遯忠厚之士或不出此矣

之送其首。操梟尙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封田疇為亭侯，疇固讓不受。後操復欲封之，使夏侯惇喻意。疇曰：疇負義逃竄，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惇以白操，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牽姓，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晉書天文志：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楚之分野。

劉備見諸葛亮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于隆中。山名，在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西。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字元直。與崔州平安平人，烈之子。然之。劉備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字德操，善知人。同郡龐德公稱為水鏡。徽曰：儒生

讓

孔明于備方窮身無所表
又尚在之時早識荊州爲

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德公嘗謂孔明爲卧龍士元爲鳳雛）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

事之地北向宛洛西出秦川二言早爲後日六出祁山張本眞不愧王佐之才三分割據良非本願杜甫可謂知言

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戊子 十三年春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

初巴郡甘寧字興霸將其僮客就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

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在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漢水入江之口也。一曰魯口。今曰漢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以凡人畜之。會孫權擊祖。祖軍敗走。寧遂奔吳。獻策孫權。寧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荊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戰具不修。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卽可漸規巴蜀矣。楚關。卽扞關。注見前。權深納之。遂西擊黃祖。祖以舟兵拒戰。都尉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破其前鋒。親梟都督陳就首。偏將軍董襲字元代。餘姚人。司馬凌統字公績。餘杭人。等盡銳攻之。祖橫兩蒙衝。以大紲繫矴。上弩交射。襲與統率敢死士。突入蒙衝。以刀斷紲。蒙衝橫流。軍遂進。傅其城。屠之。祖挺身走。追斬之。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

操以崔琰爲西曹掾。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

大計擊吏以廉爲本輿服不過度似已然亦不過從俗一端尚不足語正本清源至垢面羸衣飾僞尤甚其選舉又烏足憑耶

爲主簿。弟懿。字仲達。即爲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懿少聰達。多大畧。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胡三省曰。司馬懿始此。

秋七月。曹操擊劉表。

八月。曹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

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郗氏蘇忿生支子封郗邑。因氏焉。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融被收。時二子年八歲。方奕棊。端坐不起。左右問之。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遂俱見收。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捨我死。我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旣而赦之。脂姓。習字元升。

劉表卒。九月。曹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因愛琮而惡琦。遂出琦爲江夏太守。琦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

與亮升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遂求代其任。及表卒。蔡瑁表妻弟張允表外甥等奉琮爲嗣。未幾。曹操軍至。蒯越等勸琮降操。琮從之。九月。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

劉備奔江陵。曹操追至當陽。漢縣。今屬湖北安陸府。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即今樊城。在襄陽縣北。南臨漢水。不意操軍卒至。至宛。乃知之。裴松之蜀志補注。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時曹公已在宛。備大驚駭。通鑑採之。考宛在新野之北。琮降在新野。操已過宛而南。及備聞知。不應復在宛也。今依蜀志本文。而以裴注附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

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急追之。及于當陽之長阪。在今縣東北。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趙雲身抱備子禪。或言雲已北走。備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適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癸未朔。日食。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北江濱。水經注。江水東逕赤壁山北。即此。大破之。操引還。

曹操進兵江陵。遂順流東下。時魯肅爲孫權使襄陽。不及。與劉備同往樊口。初。肅言于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矣。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于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于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樊口。在今湖北武昌府西北。子瑜亮兄瑾字。時爲權長史。于是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于柴桑。漢縣。故城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說曰。海內

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從服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

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其意。執

肅論力破羣疑識見與周
瑜伯仲張昭輩選懦無能
豈足與計大事哉

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悞將軍。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注見前。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

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遂選三萬人。以周瑜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畧。進與操遇于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字公覆。零陵人。）曰。今寇衆我寡。難以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

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多。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漢縣。故城在今荊州府監利縣。今岳州府之華容。隋所置。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蹈藉死者甚衆。軍既出。操乃大喜。諸將問之。操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晩。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無所及。劉備周瑜水陸并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乃引軍北還。

十二月。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

陵。注見前皆降之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孫權使其將賀齊賀本慶氏。避漢安帝父諱。改賀氏。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討黟音醫漢縣。今屬江南徽州府。賊平之。

先是。權破黃祖還。復遣兵討平山越。越種散而山處者。丹陽豫章會稽皆有之。及是。黟賊帥陳僕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在黟縣西南。四面壁立。齊募輕捷士。夜于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置新都郡。今徽州府是。齊爲太守。

己丑十四年。秋七月。曹操軍合肥。漢縣。今爲江南廬州府治。開芍陂在今江南

鳳陽府壽州南、亦曰安豐塘。屯田。

先是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曹操自荊州還。遣兵救之。未至。權退。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爲權軍所獲。權信之。遂燒圍走。蔣濟字子通。楚國人。至是操治水軍。自渦入淮。渦河古蒗蕩渠分流也。自河南之陳州歸德。逕江南鳳陽府之懷遠縣入淮。謂之渦口。出肥水。源出合肥、逕壽州入淮。軍合肥。故揚州刺史劉馥。字元穎。沛國人。爲刺史。恩化大行。十三年卒。嘗治芍陂。以溉稻田。水經注。陂周一百二十里。楚相孫叔敖所造。于是操復開之。

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初曹操北還。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周瑜進至南郡。與仁隔江。未戰。甘寧徑前據夷陵。仁分遣兵騎圍之

急。瑜用呂蒙計。蒙謂瑜曰。留凌公績于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身與蒙西救寧。大破仁兵而還。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至是歲餘。瑜所攻擊。殺傷甚衆。仁遂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沙羨漢縣。故城在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彭澤漢縣。故城在今江西九江府湖口縣。孫權置郡。尋廢。尋陽注見前。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于油口。油江口也。今曰油河。在荊州府公安縣西。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辯士蔣幹。布衣烏巾。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

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蔣幹字子翼。九江人。

庚寅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

丞相掾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言于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行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僞矣。操善之。下令求才。

二月。乙巳朔。日食。

冬。曹操作銅雀臺于鄴。後曹操又作金虎。冰井。二臺。故址皆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南。

名曰三臺。

十二月。曹操讓還三縣。

操上所封三縣。因遂下令。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擧。以是爲豪強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更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値董卓之難。興擧義兵。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爲人所禍。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堪之。今上還三縣。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荆州。瑜因上疏請權留備。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京京口城也。今江南鎮江府治是。見權。請與權從弟奮威將軍瑜字仲異。俱進取蜀。并張魯。與馬超結援。還據襄陽以蹙操。權許之。瑜還治裝。道病困。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于巴

邱。裴松之曰。瑜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錄巴邱。名同處異。巴陵晉縣。以巴邱山名。今爲湖南岳州府。

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遂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領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肅過尋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去。

劉備以龐統爲治中從事。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漢縣。今屬湖南衡州府。令。不治。免。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談。大器之。遂用統爲治

中。親待亞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孫權以步騭晉步揚之後。以邑爲氏。騭字子山。淮陰人。爲交州刺史。漢交州治南海。今廣州府是。

初士燮字彥威。蒼梧人。爲交阯太守。表其三弟領合浦。九眞南海三郡。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邊人夾轂焚香。其貴重若此。而不廢貢職。至是權以騭爲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遣子入質。由是嶺南始服於權。

辛卯

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字子桓。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三月。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初馬騰韓遂結爲異姓兄弟。既而更爲讐敵。朝廷遣使

相解之後曹操徵騰爲衛尉使其子超代領部曲至是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出河東與繇會關中諸將疑爲襲己于是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歷代皆爲要地）七月曹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二將渡蒲阪津（即蒲關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西）據河西爲營閏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許褚字仲康譙人）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渭水入河之處漢曰船司空在今華陰縣東北）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作浮橋夜分兵結營于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

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操用賈詡計。操問詡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乃偽許之。而離間超遂。使相猜疑。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超遂奔涼州。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兩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度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十月。操軍追至安定。將還。參軍事楊阜謂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軍還而不嚴為

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有也。會北方有事。河間田銀蘇伯反。留夏侯淵屯長安。遂還。銀等尋皆破滅。明年操誅馬騰。夷三族。于是超率諸戎。攻取郡縣。殺刺史太守。盡兼隴右之衆。楊阜與姜敘。字伯奕。趙昂。字偉章。皆冀人。起兵破超。阜。敘。起鹵城。昂據祁山。陰遣人至冀。使梁寬。趙衢爲內應。衢詭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寬閉門。超戰不克。又不得入。進退失據。乃走。鹵城。胡三省注。在西縣冀縣之間。祁山在甘肅鞏昌府西和縣西北。超南奔漢中。先是阜欲討超。而未得其便。姜敘。阜外兄也。方屯歷城。阜往見敘。及其母。因具說情事。歔欷悲甚。敘母慨然曰。咄。伯奕。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矣。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因敕敘與阜。及趙昂等定計。時昂子月。已質于超。謂妻異曰。吾謀如是。奈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已超走歷城。執敘母。母怒罵超。超殺之。及昂子月以去。歷城。杜佑曰。在同谷郡西。同谷。今甘肅階州成縣是。

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

扶風法正字孝直郿人。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別駕張松與正善。前使荊州。不為曹操所禮。松恨。因勸璋絕操而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比還。為松說備有雄畧。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納。黃權字公衡。閬中人。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

凡事與操相反雖為矯枉之計亦屬沽名之舉龐統之言自是遠識彼拘文牽義坐失事機者卒不為子莫執中之流

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蜀人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備北詣涪涪見前璋卒兵三萬往會之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

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漢縣。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壬辰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夏六月。庚寅晦日食。

孫權徙治建業。今江南江寧府治。本楚金陵邑。秦改曰秣陵。置縣。兩漢因之。三國孫權建都于此。名曰建業。晉避諱。又改曰建康。至唐始定為上元江寧二縣。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于是作石頭城。在今上元縣西石城山下。徙治秣陵。改號建業。權遣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留牋曰。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基。據勢無假于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出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

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
義斷恩也。權省書。為之流涕。

權作濡須塢。濡須。水名。源出巢湖。夾水立塢。狀如偃月。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南。與無為州接。冬

十月。曹操擊權至濡須。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遂從之。已曹操擊權至濡須。權禦之。相拒累月。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舟。從濡須口入操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操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環作鼓吹。操見權舟船器仗。軍伍齊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子。豚犬耳。至明年正月。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語諸

將曰。權不欺孤。遂撤軍還。

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

先是董昭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與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

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晉書天文志。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

劉備據涪城。

時曹操方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先是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

東吳兵勢方張且有魯肅
呂蒙等爲之經畧操至濡
須何至呼備自救此特備
藉口請劉璋益兵之詞劉
璋無能爲時若聽龐統上
計成都可立得然備雖稱
英雄亦實[illegible]怯宜其聽中
計耳

夜兼道徑襲成都。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備然其中計。關頭。即白水關在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白帝。城名。公孫述所築在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備貽書璋曰。孫氏與孤本爲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于張魯。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勞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敕關戍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癸巳十八年。春正月。并十四州爲九州。

省司隸及幽并涼交四州。爲冀豫兗青徐揚荆雍益九州。而冀州兼有幽并二州。及司隸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西郡。胡三省曰。此曹操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夏五月。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

封凡十郡。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

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爲尚書。王粲字仲宣。高平人。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衛凱和洽爲侍中。鍾繇爲大理。

王修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爲御史中丞時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加增笞法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議者惟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爲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甲午十九年春三月曹操進位諸侯王上

夏閏五月孫權使其將呂蒙攻皖城破之

初曹操恐濱江郡縣爲權所畧徵令內徙民轉相驚戶十餘萬皆東渡江其地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操以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于孫權曰皖

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亦至不可圖也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

先是劉璋遣其將吳懿蜀志作壹字子遠陳留人等拒備皆敗退詣軍降備遂分定諸縣進圍雒城漢置雒縣後漢爲廣漢郡治故城在今四川成都府漢州至是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劉璋分巴郡置巴東郡今夔州府是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

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中流矢卒。法正牋與劉璋曰。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兵屯城北。城中震怖。璋遂開城出降。備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時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黃權李嚴字正方。南陽人。等。本璋所任用。和爲益州太守。權爲府主簿。嚴爲護軍。吳懿費觀字賓伯。江夏鄳人。等皆璋之姻親。璋兄瑁取懿妹。璋母費氏。彭羕字永年。廣漢人。璋所擯棄。羕爲人所毀。璋髡鉗爲徒隷。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宿昔所忌恨。備自新野南奔。巴不從備而北

詣操。後入蜀。璋欲迎備。巴又諫之。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政德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著矣。

秋。七月。曹操擊孫權。

操將擊孫權。參軍傅幹（字彥林。北地人。）諫曰。今天下未承王命者。惟吳與蜀。然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

一服。易以德懷。可且按甲寢兵。全威養德。以道制勝。操不從。留少子植字子建。守鄴。以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爲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劉楨字公幹。東平人。操進軍合肥。至十月。無功而還。

冬十月。夏侯淵討枹罕賊宋建。斬之。

初隴西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至是操遣夏侯淵自興國城名。在今秦州秦安縣。討之。屠枹罕。斬建。淵先破走韓遂于長離。川名。在秦安縣。悉降馬超餘衆。畧定諸羌。明年。金城諸將斬送遂首。于是涼州悉平。

十一月。曹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引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

荆州東南門戶吳蜀勢所必爭然兩雄相扼而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遂晏然得移漢祚權固無足論自私之邪備不能辭

所生二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操之女。為皇后。

劉備孫權分荆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陸水入江之口。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南亦曰陸溪口。

孫權以劉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備求荆州。備曰。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曰。此假而不反。乃欲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史。關羽逐之。權遣呂蒙襲奪三郡。備引兵自至公安。遣羽爭之。孫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地名。在今湖北安陸府沔陽州東南江濱。水經注。江水又東逕烏林南。即黃公覆敗魏武處。考三國志。赤壁之戰。多作烏林。蓋赤壁在江之南。烏林在江之北。故互言之也。

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于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德隳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剪并荊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于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荊州。以湘水源出廣西桂林府興安縣。逕湖南之永州。衡州。至長沙府湘陰縣。滙于洞庭。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曹操取漢中。張魯降。

操軍至陽平。關名。在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北。即白馬城也。今寧羌州亦有關名陽平。乃後代所置。

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堅守。操攻之不能拔。欲引軍還。會前軍夜迷。誤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衆潰。奔巴中。魯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避鋒銳。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遣人慰喻魯。復漢寧爲漢中。留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主簿司馬懿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復望蜀耶。遂還。是冬。張魯自巴中將餘衆降。拜魯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魯將閻圃。及五子。皆爲列侯。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裴松之曰。虛封蓋自此始。

丙申二十一年夏四月。曹操自進爵魏王。殺其尚書崔琰。

初。崔琰薦鉅鹿楊訓。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或笑訓希世浮僞。琰失舉。琰取其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有與琰不平者白之。操怒。以琰意指不遜。收付獄。髡為徒隷。白者復云。琰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亦收付獄。桓階。和洽為之陳理。操曰。此捐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洽曰。玠剛直忠公。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玠信有謗言。當肆之市朝。若無此言。言事者誣大臣以誤主聽。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時西曹掾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側目。何夔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奕出之。傅選謂夔曰。少下之。夔曰。為不義。

適足害身。焉能害人。

五月己亥朔日食。

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居鄴。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爲之防。至是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操因留之于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爲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分爲左右前後中五部。散居并州諸郡。監國者居平陽。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丁酉 二十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

先是孫權圍合肥。魏將張遼李典擊之大敗而還。權爲張遼

所掩襲。甘寧淩統等以死扞敵。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事在二十年。至是操擊權。進軍居巢。權保濡須。操逼攻之。權退走。三月操引軍還。權遣使請降。操報之。權留將軍周泰督濡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飲。命泰解衣。手指其創痕流涕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被創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皆服。周泰。字幼平。下蔡人。

夏四月。曹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冕十二旒。旒。垂玉也。十二以象天數。乘金根車。以金爲飾。輪皆朱。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各如方色。馬亦如之。

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爲王太子。

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字子文。植熊。於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爲繼室。植性機警。

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遂與弟廙。字敬禮。及楊修。字祖德。彪之子。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爲嗣。他日操屏人問賈詡。詡嘿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卽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流涕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吳質。字季重。濟陰人。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故遂定爲太子。丕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

重諸侯科禁。而權寵日衰。

劉備進兵漢中。曹操遣將軍曹洪拒之。

張魯之走巴中也。劉備遣黄權迎之。權言于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于是迎魯。而魯已降操。操遣張郃徇三巴。巴郡。巴東。巴西。爲三巴。巴東。注見前。巴西。劉璋所置郡。治閬中。今保寧府治是也。巴西太守張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事在二十年。至是。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志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

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後漢武都郡治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操遣曹洪拒之明年曹洪擊吳蘭斬之張飛馬超走備屯陽平攻張郃等不克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孫權遣陸遜字伯言吳人討丹陽山越注見前平之

陸遜言于權曰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破之遂部伍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强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戊戌　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字季行。秉元孫。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吉氏周尹吉甫之後。本范書作平。或又作丕。等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

時有京兆金禕。字德偉。日磾之後。自以世爲漢臣。乃發憤與紀等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時操在鄴。留丞相長史王必。典兵督許中事。紀等率衆夜攻必。射必中肩。會天明。衆潰。紀等皆被誅。必尋亦以創死。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秋。七月。曹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己亥　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曹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是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

沔水緣山稍前營于定軍山（在今漢中府沔縣東南）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爲軍主衆心乃定

二月壬子晦日食

夏五月劉備取漢中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

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衆。明旦。備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備遣將軍孟達攻房陵。殺其太守。又遣養子中郎將封。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房陵。漢縣。後漢末置郡。晉廢郡爲縣。今湖北鄖陽府房縣是。上庸。漢縣。後漢末置郡。梁廢。故城在今鄖陽府竹山縣。劉封。本羅侯寇氏子。孟達。扶風人。

秋。七月。劉備自立爲漢中王。

備設壇場于沔陽。漢縣。故城在今漢中府沔縣。陳兵列衆。羣臣陪位。奏以備爲漢中王。讀訖。備拜受璽綬。御王冠。立子禪爲王太子。還治成都。以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初。馬超來降。關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可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

絕倫超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至是
司馬費詩奉使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
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曰昔蕭曹與高祖
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
蕭曹以此為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
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
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
為意也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
人

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關羽使糜芳弟竺之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
曹仁于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
溢平地數丈禁等七軍皆沒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
就攻之禁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為羽所獲不屈羽殺之
急攻樊城城多崩壞不沒者數版羽乘船臨城外內斷

絶。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修。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

曹操殺丞相主簿楊修。

初。楊修。丁儀。謀立曹植為魏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簏。敗箱也。內作納。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疏。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預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答之。于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洩。遂收殺之。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曹操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呂蒙卒。

關羽威震華夏。自許以南。往往遥應。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蔣濟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以操尚存。勸權撫輯關羽。與之同仇。及呂蒙代肅。以羽驍勇有兼幷之志。勸權取羽。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于羽。羽罵其使不許。權由是怒。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還建業以治疾。羽必撤備兵。盡赴襄陽。然後襲其空虛。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露檄召蒙還。既至。問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宜用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

白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付樊。遂具啓陳狀。權遂發兵。令蒙先行。而爲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時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屯宛。助曹仁與羽相持。操用董昭計。（權牋言。欲掩取江陵公安二城。乞密不露。使羽有備。董昭曰。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使羽聞而還自護。圍則速解。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乃驛發權書。敕晃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仁。駐軍摩陂。（在今河南汝州郟縣東南。亦曰龍陂。）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尋陽。盡伏精兵𦨴𦪇（舟名。）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皆降。（芳士仁素嫌羽輕己。羽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士仁皆懼。故降。）蒙遂入江陵。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輯之。羽聞南郡破。即南

走還而士卒皆無鬬心。(羽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待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無鬬志。)會孫權已至。羽西保麥城。(在今安陸府當陽縣東南)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斷其徑路。十二月。羽至漳鄉。(在當陽縣東北。漳水逕其南。)與其子平皆被害。于是孫權遂定荊州。以呂蒙為南郡太守。陸遜為鎮西將軍。皆封侯。遜屯夷陵。守峽口。(西陵峽口也。三峽之一。在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西北。)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注見前。)未幾卒。呂蒙未及受封。疾發亦卒。

以孫權為驃騎將軍。領荊州牧。

權上書稱臣于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

綱目于大臣之賢者其卒具書官爵今以此例書操非予之也正以著其爲漢賊也觀其天命在吾云云可見其心跡矣劉友益謂幸其死故然迂甚

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庚子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僭國一。考范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十月。帝遜位。是十月以前猶爲漢也。通鑑于是年正月。即以魏黃初紀元。而于三月仍書改元延康。是既以建安爲魏之年。而又以延康爲魏所改矣。綱目因范紀之文。仍作二十五年。今依之。

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嗣。自爲丞相冀州牧。

操卒。太子丕在鄴。凶問至。羣臣以爲太子即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曰。王薨于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乃具官備禮。一夕而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相印

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于是尊王后曰王太后。葬武王

于高陵。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隨才任使。皆獲其用。行軍臨陳。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多端。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然性刻忌。諸將有計畫勝己者。隨以法誅之。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流涕。終無所活。高陵。即西陵。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

二月。丁未朔。日食。

曹丕遣其弟鄢陵注見前。侯彰等皆就國。

丕遣其弟皆就國。臨菑注亦見前。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貶植為安鄉侯。誅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謂尚方。黃門。掖庭。永巷。御府等署之官。

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以士人補之。文獻通考。秦置散騎。又置中常

以本州郡人任中正之職定品第官材高下其義尚可訓其法尚可行哉葢汝南月旦惡習釀成弊政有如是之甚者

侍。漢因之。後漢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黃初初復置散騎。合于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又置散騎侍郎。

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作金策。藏之石室。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胡三省曰。九品中正自此始。

尙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皆本方之人。擇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漢中將孟達。以上庸降魏。

益州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率部曲降魏。達有容止才觀。曹丕愛之。以爲新城合房陵上庸置治房陵。太守。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

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丕不聽魏遣夏侯尚等襲封封破走還成都諸葛亮慮封剛猛難制勸漢中王因此除之遂賜封死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總錄也）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于是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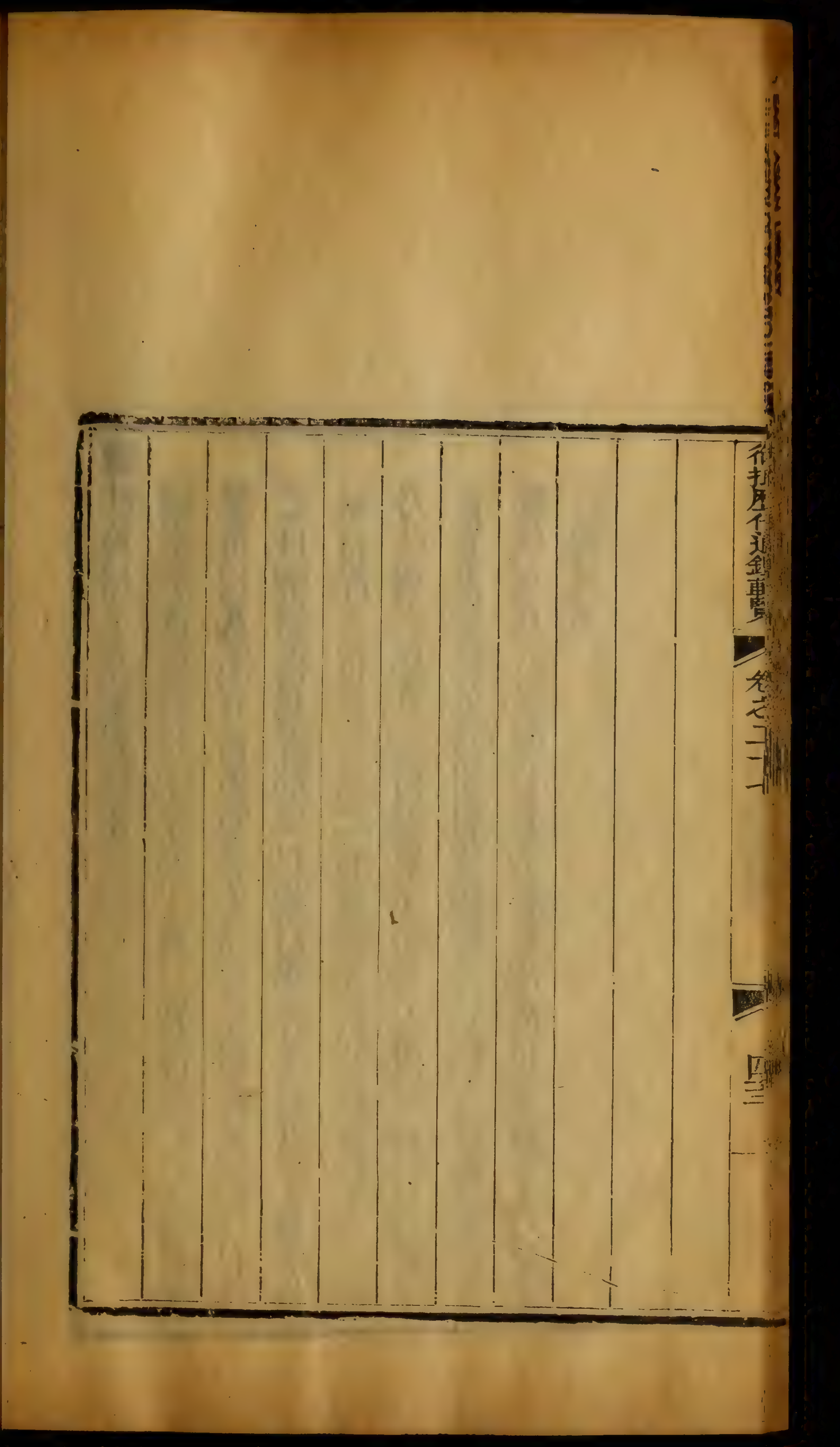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縣（此漢河內之山陽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公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于圖緯。胡三省注。李伏引孔子玉版。許芝引春秋佐助期。伏之言曰。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芝之言曰。故白馬令李雲上言許昌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基昌于許。故如雲之言也。魏之羣臣因表勸丕簒位。時丕方如譙。大饗軍士父老。設伎樂百戲。還帝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魏王丕上書三讓。乃爲壇于繁陽。亭名。魏改曰繁昌。故城在今河南許州臨潁縣。升受璽綬。即皇帝位。改元黃初。奉漢帝爲山陽公。居濁鹿城。在修武縣西北。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

十二月。魏主丕如洛陽。營宮室。

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

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丕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丕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丕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爲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八

蜀漢（起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至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共二帝。四十二年。）

昭烈皇帝

帝名備。字玄德。涿郡涿（郡治今順天府涿州是。）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裔。（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帝祖雄。父弘。世仕州郡。）建安末。自爲漢中王。（事具前。）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

辛丑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夏四月。漢中王卽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于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乃卽帝位于武擔（山名。在成都府城內西北隅。）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趙雲數語深切事勢獨怪諸葛亮隆中之對已云吳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何此

尹氏起莘曰。通鑑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以魏紀年。綱目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公論。故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于鄂。漢縣。屬江夏郡。今武昌府武昌縣是。更名鄂曰武昌。

五月。立夫人吳氏將軍懿之妹。爲皇后。子禪爲皇太子。

六月。戊辰晦。日食。

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劾三公。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

曰東伐竟不能止帝至事
後乃追思法正乎

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吳。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孫權遣使求和。不許。權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先是諸葛瑾致牋于帝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瑾必無此。權報曰。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于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

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

飛雄猛亞于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爲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胡三省曰。用兵必觀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

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魏受吳降。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承其釁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爲吳王。加九錫。貞至吳。權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從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已而吳遣中大夫趙

如此等問答或出於使者自記以見己長未可盡信且以曹丕求珍責任于不明時勢之人安能有屢更其端之問如出一手之文乎迂儒昧此不知遂至決裂好名之弊紛如

楊彪以漢三公不受魏爵託於大義自持則何不罵賊而死乎觀其於光祿大

咨（字德度。南陽人。）入謝于魏。（魏主丕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于凡品。聰也。拔呂蒙于行陳。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于陛下。略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乎。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遣使求珍物于吳。（魏主丕求大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于吳。吳羣臣曰。荊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冬十月。魏以楊彪為光祿大夫。

初。魏主丕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于國之選。亦不為榮

夫之拜賜几杖施行馬恬不知恥辭十萬而受萬何得謂無虧全節耶既貪生復好名千秋以下正論難逃終於進退無據而已

也。及是。公卿朝朔旦。乃弁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即周禮梐枑。一木橫中。兩木互穿。施之于門。以爲約禁也。魏晉之制。三公始得用之。以優崇之。

孫權立子登字子高。權長子。爲太子。

吳王權爲登妙選師友。于是諸葛恪字元遜。瑾之子。張休字叔嗣。昭之子。顧譚字子默。雍之孫。雍字元嘆。吳人。長子邵。邵子譚。考通鑑。顧譚作顧雍子。今依吳志改注。陳表字文奧。武之子。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以選爲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權遣西曹掾沈珩謝魏。魏主丕問曰。聞太子當來。寧然乎。對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丕善之。沈以國爲氏。珩字仲山。吳郡人。

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爲王。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廉平。爲衆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在今奉天府西。有東西二源。合流而南。逕開原、鐵嶺左右。即漢遼東二縣西。又南逕承德、遼陽、海城之西。又南入海。此河遼西所由分也。皆爲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爲邊患。魏主丕以牽招爲護鮮卑校尉。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爲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保塞鮮卑步度根。檀石槐之後也。軻比能誘之以叛。已復殺之。魏青龍三年。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軻比能。種落離散。邊陲遂安。

壬寅 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日食。

魏除貢士限年法。

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史。吏達文法。到皆試用。

帝進軍猇許交反。亭。在荆州府宜都縣西。今名虎腦背市。

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于夷道今宜都。漢夷道也。蜀漢置宜都郡。治此。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始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今且獎厲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于木石之閒。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為怯。帝復自佷音恒。山。漢縣。今湖北宜昌府長陽縣是。縣西北有佷山。通武陵。使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

三月。魏立子弟為王。

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實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爲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同察之。雖有王侯之號皆思爲匹夫而不可得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即白帝城。汴見前。帝自巫峽在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東。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建平。吳郡。治巫。今巫山縣。[illegible][illegible]三省曰。是時未有建平。史追書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遜上疏吳王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

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在宜昌府東湖縣西北）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收散兵棄船由步道還白帝（改魚復縣曰永安）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傅彤（義陽人）爲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字季然閬中人）泝江而退衆勸其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是秋黃權以道

劉曄所諫數語切中事機。然應於遣使之先則更善矣

絕不得還。遂率其衆降魏。馬良亦死于五谿。

秋。七月魏冀州大蝗饑。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又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

魏遣將軍曹休 字文烈。操族子。 等擊吳。吳王權改元拒魏。魏主丕自將擊之。

魏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山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 胡三省注。在歷陽江邊。歷陽。注見前。 曹仁出濡須。曹眞 字子

丹。操從子。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字休穆吳人。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權以內難未弭。卑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厲。又欲與子登求昏。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夕召兵還耳。于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魏黃初二年。改許縣曰許昌。南伐之。

冬。十一月。庚申晦。日食。

吳人來聘。遣大中大夫宗瑋報之。

孫權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宗瑋報命。于是與吳復通。

癸卯三年。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汪克寬考異曰。提要及紫陽書院刊本。並大書三年。後主建興元年。按綱目名號例。秦漢以下。凡正統之君曰帝。無統稱帝者曰某主。今刊本綱目于蜀志先主。大書昭烈

皇帝而後主未革舊史仍書後主蓋當時錄者因史舊文而朱子偶未及改也當依晉帝奕例書曰帝禪又按改元例凡中歲而改元者以前爲正而注所改于下是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今綱目刊本于是年歲首即書建興元年而不著章武三年蓋亦鈔錄之誤當從提要及紫陽本大書三年分注帝禪建興元年而明年大書建興二年汪氏之說如此今依之

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

先是曹休在洞口會暴風吹吳呂範船緪纜悉斷魏軍乘之頗有斬獲已吳救船至魏軍戰敗而還及是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吳督朱桓兵纔五千人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時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桓部曲妻子所在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

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雕。生虜雙。是時。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朱治以爲子。方鎮江陵。曹真。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等圍之。諸葛瑾以兵來救。爲尚所卻。于是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真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隙。攻破魏兩屯。魏軍攻圍然。凡六月。不能克。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悉渚中精銳。將轉而爲吳矣。魏主丕即詔尚等促出。吳人擊之。魏兵僅而得脫。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

昭烈於亮平日以魚水自喻亮之忠貞豈不深知受遺時何至作此猜疑語三國人情以譎詐相尚鄙哉

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是為帝禪）尊皇后曰皇太后改元大赦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亮奉

楊顒之言似是而非蓋當時主少國疑之日非亮躬親整頓國事何賴觀其發教所稱集思廣益云云足見其忠亦至矣不知此又何足與言鞠躬盡瘁之義

喪還成都以嚴爲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年十七。大赦。改元建興。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楊顒字子昭。襄陽人。

六月。益州郡耆長也。帥雍闓雍姓。闓名。闓音開。等以四郡益州永昌牂牁越巂注見前叛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因士燮求附于吳。吳以爲永昌太守。闓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巂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葬惠陵。在四川成都府華陽縣西南。考昭烈帝葬通鑑及綱目皆脫書。今依蜀志補。史臣曰。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及其舉國託孤于諸葛亮。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焉。

魏以鍾繇爲太尉。

時魏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古者刑政

有疑。輒議于槐棘之下。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日。可特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丕嘉納之。

遣尚書鄧芝字伯苗。新野人。使吳。

芝言于丞相亮曰。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然之。即遣芝于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爲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爲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于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

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明年。吳使張溫來聘。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權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每與帝及亮書。必以示遜。有不安。輒改而封之。鄧芝復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張溫。字惠恕。吳人。

立皇后張氏。飛之女。

帝禪

甲辰　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夏四月。魏立太學。

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魏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

魏主丕大興軍伐吳。辛毗諫曰。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丕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循蔡蔡水。即汴渠。穎注亦分流。注見前。穎見前。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綿數百里。一夕而就。江乘縣名。注見前。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于是旋師。丕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既而吳王權果不至。

冬十一月。戊申晦。日食。

乙巳三年。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

七縱七擒爲記載所艷稱無識已甚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屢遣直同兒戲一再爲甚又可七乎卽云凡上之肉不足慮而脫講試鷹發柙當虎終非善策且彼時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豈宜屢縱屢擒耽延時日之理夘其必不出此

亮率衆討雍闓。問計于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馬謖。字幼常。良之弟。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卽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漢益州治。今雲南府晉寧州是。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畱外人。則當畱兵。兵畱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畱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畱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畱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

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夏。六月。吳以顧雍爲丞相。

雍爲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爲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之則歸于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事可施行。雍即與反覆究論。爲設酒食。如不合意。正色不言。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不宜聽。權從之。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淮擊吳。冬。十月。臨江而還。

先是魏主丕議伐吳。鮑勛字叔業。信之子。諫曰。往年龍舟飄蕩。

積謂對諸葛亮之言正當於此用之爲人君而親受

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襲遠。虛耗中國。竊以爲不可。丕怒。左遷之。至是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蔣濟言水道難通。不從。十月。如廣陵故城。在今江南揚州府東北。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吳孫韶字公禮。吳人。本姓俞氏。賜姓爲孫。等率敢死士千徑路夜要丕。獲副車羽蓋。

丙午 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春。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

丞相亮欲出軍漢中。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字叔至。汝南人。駐永安。而統屬于嚴。

吳令諸將屯田。

田是何政體宜其忽爾構帝忽爾降魏忽爾伐蜀忽爾行成總無定見也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曰甚善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二耜爲耦耕田器也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勞耳

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

魏主丕之爲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胡三省注建安中魏武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謂之三魏鮑勛治之請不能得及卽位勛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爲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行不從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勛解止不舉以塹壘未成爲解止而不舉也丕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謂引法而議正刑五歲正結正也五歲髡鉗刑三官廷尉正監平也駁依律罰金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

魏文以貸絹宿嫌免曹洪官已失予奪之正至鮑勛守法不阿方當錄用以勵羣下乃必欲寘之於死徇以怨而昧公義孫權之見並不及矣

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後漢書百官志。將軍屬有刺姦掾。主罪法。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並奏勛父信有功于太祖。求免勛罪。丕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怒甚。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柔還寺。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丕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不能得。卞太后責丕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今日。又謂郭后后于黃初三年。由貴嬪立后。曰。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汝。于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土爵。

夏。五月。魏主丕卒。太子叡字元仲。立。是爲魏明帝。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叡母甄夫人。本袁熙妻。文帝納之。後以失寵出怨言。賜死。故未建爲嗣。叡事后甚謹。后亦

愛之。丕嘗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爲之惻然。及是。丕疾篤。立爲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葬文帝于首陽陵。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北首陽山南。

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是月。吳將軍諸葛瑾攻魏襄陽。魏司馬懿擊破之。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寧在遼東三十五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爲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爲太尉。讓位于寧。不許。復爲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丁未 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字君嗣成都人。參軍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惜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貞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

郭攸之南陽人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董允字休昭和之子向寵襄陽宜城人向朗兄子

瀘水。即古若水。注見前。亮屯于沔北陽平石馬。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東有武侯壘。據此。石馬。即白馬也。注見前陽平。魏主叡聞之。欲大發兵迎擊。以問孫資。資字彥龍。太原人。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道既險阻。且必當更有所與發。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震懾疆冦。鎮靜疆埸。乃止。

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

自董卓壞五銖錢。至魏文帝始復之。既而以穀貴罷錢而用穀帛。人多巧僞。競以濕穀薄絹爲市。嚴刑不能禁。于是復行五銖錢。

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春。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即街泉亭。本漢縣。後漢省。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東北。通典。街泉亭。馬謖敗處。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楙字子林。惇中子。考通鑑以楙爲淵之子。綱目因之。今依魏志改注。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司馬魏延字文長。義陽人。言。楙。主壻也。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襃中注見前。出。循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南。東起商洛。西盡汧隴。而東。當子午谷名。路通南北。北口曰子。在西安府城南。南口曰午。在漢中府洋縣東北。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注見前。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已西可定矣。亮以此爲危計。不用。揚聲由斜谷取

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箕山之谷。在今漢中府褒城縣北。魏使曹眞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旣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于是天水。南安。後漢靈帝時置郡。治獂道。故城在今鞏昌府隴西縣。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亮。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此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漢中府沔縣亦有西縣故城。乃隋所置。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帝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謖之未敗也。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

其有伏。不敢偪。于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亮
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雲亦以箕
谷兵敗坐貶。亮于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
于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先
是亮出祁山。天水參軍姜維字伯約。冀人。詣亮降。亮美其膽
智。使典軍事。

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在今江南安慶府潛山縣東北。大敗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詐以郡降于魏。魏揚州
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
向江陵。賈逵向東關。在廬州府巢縣東南。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
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以朱桓全琮字子璜。錢唐人。為

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走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隘。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夾石。即今北峽山。在安慶府桐城縣北。挂車。山名。在桐城縣西。戰于石亭。遜令桓琮爲左右翼。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仗畧盡。初。叡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于皖。而休深入與戰。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吳遣兵斷夾石。逵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疑兵。吳人驚退。休乃得還。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乃上言于帝。畧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于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按後出師表蜀志不載。通鑑採裴

注補錄。綱目稍刪節之。今依綱目。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在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西南。圍陳倉不克。初曹真以亮懲于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守其城。及是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多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郝昭。字伯道。太原人。會亮糧盡。引去。魏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吳大司馬呂範卒。

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羡漢縣。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是。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

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爲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己酉　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注見前。陰平。漢縣。魏置郡。今階州文縣是。復拜丞相。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帝。

吳王權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于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汗。權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太子。以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謝景、范愼、羊衜等爲賓客。于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愼。羊衜私駁之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隘。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衜所言。謝景。字叔發。南陽人。范愼。字孝敬。廣陵人。羊衜。南陽人。衜。古道字。胡綜

字偉則。汝南固始人。餘見前。于是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乃遣衛尉陳震字孝起。南陽人。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

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

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姬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吳于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九卿也。）留武昌。（南陽劉廙常著先刑後禮論。太子賓客謝景稱之于遜。遜呵景曰。禮之長于刑久矣。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啟誨。騭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水經注平望觀在華林園東音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乃詔但用鄭氏章句李悝法經胡三省曰漢志法家者流李子三十二篇今言法經六篇蓋其書有經有解也九百六卷程大昌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馬鄭謂馬融鄭康成尚書衛覬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官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羣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庚戌 八年魏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春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

東漢清流取鑒不遠故董昭之論易行蓋清流以草野抗厲紳此乃緣附貴介公子所謂每況愈下而其爲人心風俗之害則均也

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等以罪免。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胡三省注。郎通事郎。魏置中書監令。又置通事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鄧颺字元茂。南陽人。等。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元字太初。尚之子。等爲四聰。誕輩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字子棄。涿郡人。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亦魏置。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容三人得豫品題之中也。行司徒事董昭上疏言之。疏曰。竊見當今年少不以學問爲本。專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往來禁奧。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叡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漢縣，今日城固，屬蜀漢中府。九月，魏師還。

魏曹真以漢人數出，請由斜谷伐之。魏主叡詔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漢縣，後漢末爲郡，今陝西興安州治是。與真會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胡三省曰：武威當作武都。陳羣以斜谷阻險，轉運恐見鈔截，留兵則損戰士，不可。叡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遂行。丞相亮聞魏兵至，次于成固赤坂，在今漢中府洋縣龍亭山東。以待之。名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于是魏華歆、楊阜、王肅字子雍，朗之子。等皆以爲言，叡乃詔真等班師。是歲，亮遣魏延西入羌中，與魏雍州刺史郭淮戰于陽谿，大破之。郭淮，字伯濟，太原人。

辛亥　九年。魏太和五年。吳黃龍三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先是。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

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注見前。殺其將張郃。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禦漢。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魏將郭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漢圍祁山之南也。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

李平曾受詔輔遺而督糧不繼更設計傾亮視國事如秦越罪之宜耳但腹中鱗甲不圖蘇張云云語涉謗讟賢如孔明尚有此語何知其非人心風俗也

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漢兵乘高發伏弩。郃中飛矢卒。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爲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于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梓潼漢縣。後漢末置郡于此。今爲縣。屬四川綿州。孝起陳震字。

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魏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親姻皆不敢相問。東阿王植上疏曰。陛下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寮番休遞上。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婚媾不通。兄弟乖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

王淩爲布所愚而滿寵能察其詐才識相去奚啻倍

通則聖世無不蒙施之物矣。魏主叡報曰。諸國本無禁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故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叡優文答報而已。至是魏主叡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也。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于阜陵。漢縣。晉後廢。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于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伏兵阜陵以俟之。凌騰布書請兵迎之。征東

從幸因寵能預防凌僅亡其一旅魏明旣遣寵還而不能窮治凌之辠何以警肅臣婁乃公事者

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于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故魏主叡召之。旣至。氣體康彊。乃慰勞遣還。

十一月戊戌晦。日食。

壬子 十年。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春三月。魏主叡東巡。

魏主叡幼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謚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爲列侯。爲之置侯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少府楊阜。等皆諫。羣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爲制服。舉朝素服。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且又欲自往視陵。親臨祖載乎。願陛

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凶。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其亦奚益哉。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邪。不聽。

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于蒼梧。注見前。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皆幼。衆立其弟恭。久之。恭病。淵遂脅奪其位。魏拜爲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陰懷疑貳。南與吳通。至是。吳主權遣周賀等。乘海之遼東。從淵求馬。時虞翻徙在交州。先是。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權嘗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爲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絕遠。往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字定公。廣陵人。爲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漢縣。吳因之。故城在今廣西梧州府蒼梧縣。考吳交州。治南海郡。翻由南海而徙蒼梧。皆交

鈞中大魚制而後牽此何等說其非浮於而從後言者遠甚入而責叡不密出而責暨云云險詐變許一至是哉然叡必待屢謚而後疏之其亦愚之甚矣

州地也。是秋。魏將田豫由海道伐遼東。不克。會賀等還。豫以兵西擊于成山。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南海濱 斬之。權始思翻言。召之。已卒。以其喪還。

魏以劉曄爲大鴻臚。

魏侍中劉曄爲魏主叡所親重。曄有膽智。善應變。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中領軍楊暨嘗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叡曰。曄與吾言可矣。暨曰。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終不答。後因獨見。責叡曰。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叡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哉。子誠直言。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常與聖意合也。每問

皆同者。其情必無所逃矣。覈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出爲大鴻臚。以憂死。

癸丑 十一年。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井中。前注見

二月。魏主叡往觀之。改年曰青龍。以摩陂爲龍陂。

吳遣使拜公孫淵爲燕王。淵斬吳使者。獻首于魏。魏封淵爲樂浪公。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宿本風姓。以國爲氏。等。奉表稱臣于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爲燕王。舉朝皆諫。以爲淵未可信。但可遣兵吏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吳使至遼東。

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送于魏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將自征淵陸遜薛綜字敬文沛郡人等上疏切諫權乃止初彌等至襄平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人衆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六十人置元菟旦等議曰吾觀此郡形勢甚弱若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耻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於是陰相結約未發爲人所告旦等皆走時羣病疽創著都不能前乃推旦彊使前德留守羣採菜果食之旦彊行數日得達句驪因宣權詔于其王位宮位宮即使人迎羣德並遣還吳奉表稱臣旦等至吳皆拜校尉句驪即高句驪位宮漢高句驪王宮之曾孫胡三省曰句驪呼相似爲位以其似祖故名位宮

夏閏五月庚辰朔日食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合肥新城也不克

先是魏滿寵以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請于其西

三十里依險立城徙見兵固守。魏主叡從之。至是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必于衆中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以馬忠字德信。閬中人。爲庲降都督。水經注。寧州建寧郡。故庲降都督屯。建寧郡。今雲南曲靖府是。

庲降都督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用法嚴峻。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或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

木牛流馬其柄神奇殊不忍巧工設機只可炫異目前豈能藉以任重致遠西法其明徵也意亮當時軍實米糧資馬牛或不給於用因權宜制器以濟其窮不過如秋馬繅車之類非假師幻人所可同日而道

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事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

忠因其貲破胄斬之。忠寬濟有度處事能斷恩威並立民吏畏而愛之。

甲寅十二年。魏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其法皆用木爲之以集杜佑通典載之今不具錄。運米積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三月。魏山陽公卒。

魏主素服發哀謚曰漢孝獻皇帝。山陽公傳國至晉永嘉中爲胡寇所滅

夏四月。魏大疫。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

屯田。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漢縣。後漢移于斄。故城在今縣西南。今縣北周時置。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今在鳳翔府郿縣西南。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卻之。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湖一名焦湖。本巢縣地。後陷為湖。周四百里。跨合肥。廬江。舒城。巢四

孫吳人才周瑜而後當推
陸遜觀白圍之戰持以鎮
靜實不可及若瑾之舉措
驚皇適足僨事耳

巢界有東口在巢縣西南水由此入江向合肥新城。眾號十萬。又遣陸遜
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字仲嗣昭長子入淮向
廣陵淮陰。魏滿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
曰。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
時漢軍方出武功。吳人謂魏主必不能遠出。叡乃使秦
朗字元明新興人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自率水軍。御龍
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
遂退。陸遜遣人奉表于權。為魏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
甚懼。與遜書。令速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
將奕棊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
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若便遽退。賊謂吾怖而
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
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
船出。遜徐整步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
白圍。託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

問病。因而使人諮大計。所謂大計。孰有重於此者。福

千餘人而還。白圍。胡三省注。立圍屯于白河口。故名。白河。即清水。源出河南嵩縣。流逕南陽。至湖北襄陽縣入漢。石陽。城名。在今湖北漢陽府黃陂縣。

八月。魏葬孝獻皇帝于禪陵。在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北。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字威公。襄陽人。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于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

豈宜忘且福卽不問亮亦自當及之何待別去復還耶此陳壽所以不入正史特附見於楊戲讚中也

字孫德梓潼涪人。省視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答。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于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在漢中府沔縣定軍山下。其陳聚細石爲之。各六十四聚。別有二十四聚。作兩層。每層各十二聚。至今尚存。又四川成都府新都縣北。夔州府奉節縣南。亦皆有八陣圖遺跡。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卽赤崖。在漢中府褒城縣北。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

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己才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惟儀不假借延以爲至忿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及亮病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或不從軍即自發亮薨儀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乃案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攙（初銜反自後爭前也）儀未發率所領先歸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董允蔣

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等。將軍何平。胡三省注。即王平。本養外家何姓。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于前禦延。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曲在延。皆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策贈亮印綬。諡曰忠武。初亮表于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怏怏怨謗。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廖氏。廖叔安之後。以國為氏。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文山。注見前。史臣曰。亮為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

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以吳懿爲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乘衰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兵永安。以備非常。帝遣中郎將宗預字德艷。南陽安衆人。使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嘉其抗直。禮之亞于鄧芝。

魏延之叛楊儀實激成之繼復嫉琬秉政怨憤不休以軍就魏云云與韓信悔不聽蒯通語相似劉禪憤憤乎能明正其悖逆之罪耶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

乙卯十三年魏青龍三年吳嘉禾四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本漢青衣縣後漢改曰漢嘉蜀漢置郡晉廢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自殺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謂亮平常密語諸僚佐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之由是怨憤形于言色後軍師費禕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徒落反言失意也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詔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下郡收之自殺

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費禕為尚書令

時軍國多事。薛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指。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

魏治洛陽宮。

魏主叡既作許昌宮。宮有景福殿。在今河南許州東北。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在洛陽故南宮。漢崇德殿之地。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在太極殿前。又欲平北芒。注見前。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且若河水爲害。邱陵既夷。將何以禦之。叡乃止。中書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王基字伯輿。山東萊人。水以載舟。東野子御見家語及荀子。是秋洛陽承華殿災。叡問太史令高堂隆。風俗通。齊卿高恭仲。食采于高堂。後以爲氏。隆字升平。泰山人。曰。

漢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事見前其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爲。非聖賢之訓也。獻不納。復營之。更名九龍。引通穀水過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穀水法見前。司南車郎指南車。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獻復以問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搆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夫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不可不深防而審慮也。獻爲之動容。獻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者六人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廷尉高柔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御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則蠡斯之徵。可庶而致矣。獻報之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獻常著絹被縹綾半袖。少府楊阜問曰。此于禮何法服也。獻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召御

府吏問其數。吏對曰。密禁不得宣露。帝怒。杖而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叡聞而愈嚴憚之。（輙克昌言。謂以昌言自克也。禮。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半袖。郎半臂也。御府。官名。典宮婢。少府屬。）

秋八月。魏立子芳（字蘭卿）爲齊王。詢爲秦王。

魏主叡無子。養二王爲己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曰。芳。任城王楷之子也。（楷。威王彰子。）

魏張掖涌石負圖。

張掖柳谷口水溢（漢晉春秋。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氐池。漢縣。故城在今甘州府山丹縣。）涌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魏主叡下詔班示。以爲嘉瑞。任（漢縣。今屬直隸順德府。）令于綽。以問鉅鹿張臶。（臶字子明。鉅鹿人。徙居任。）臶曰。神以知來。不追既

文既曰大討曹。猶詔班天下以爲嘉瑞。叡雖下愚。肯爲之哉。於此可徵稗野之誣。

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胡三省曰。後人以此爲晉繼魏之徵。

丙辰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吳嘉禾五年。夏四月。帝如湔。胡三省曰。即漢湔氐道。明史地理志。四川茂州有湔氐故城。觀汶水。晉書音義。汶。讀與岷同。元和志。大江一名汶江。江至彭州導江縣。有天彭門。兩山相對如闕。蜀後主登觀坂。看汶水之流。即此。導江唐縣。故城在成都府灌縣。觀坂之觀。音去聲。旬日而還。

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注見前。又孛于東方。

魏司空陳羣卒。

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議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

歎息焉。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

時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字處靜。曰沈。字處道。子曰渾。字玄沖。曰深。字道沖。皆依謙實以見其意。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願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源。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丁巳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爲夏四月。

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耳目。魏主叡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爲正。服色尚黃。牲用白。

夏六月。魏地震

魏以陳矯爲司徒。

矯初爲尚書令。魏主叡常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反。叡嘗問曰。司馬公忠貞。可爲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摘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尚書左丞罪。以矯當連坐。黃門侍郎杜恕曰。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特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

曹叡方在而先定廟號可笑孰過此者

故也。今上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至于政事損益。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恐大臣盡懼。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　杜恕。字伯務。畿之子。

魏制三祖爲不毀之廟。

魏有司奏。武皇帝爲太祖。文皇帝爲高祖。今皇帝爲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皇后張氏崩。

冬十月。魏營圜方丘。南北郊。陳祥道禮書。祀天于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馬端臨曰。魏立圜方丘。又有南北郊。此用鄭康成之說。其時康成所註二禮方行。王肅雖嘗論以攻之。人猶未宗其說也。　考孔穎達禮疏。王肅聖證論以圜丘卽郊。鄭氏以丘郊各異。故馬氏之論如此。

魏用高堂隆議。營洛陽南委粟山（在今洛陽縣東南。）為圜丘。詔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馬端臨曰。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考明帝此詔。蓋指大禘而言。）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舜妃堯女也。堯伊祁氏。）配。祀天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地祇于北郊。以武宣皇后配。（考鄭氏祭法注。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王肅曰。惟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也。其說又各不同。魏明帝分郊丘為二。而合禘與圜丘為一。是皆沿鄭氏之說也。）

魏鑄銅人。起土山于芳林園。（在河南府故洛陽城中。裴松之曰。芳林園即華林園。魏齊王芳即位。因改名。）

魏主叡徙長安鐘虡槖駝銅人。（秦始皇製。見前。）承露盤。（漢武帝製。亦見

前。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

即漢霸陵故城。

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河東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之物哉。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將奏沐浴以待命。叡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吳蜀欲與中國爭衡。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惡其如此。而為國憂乎。若告者曰。彼並為無道。崇侈無度重其稅斂。民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廷矣。叡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覬上疏曰。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

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于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于露。而空設之。不益于好。而靡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不聽。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

隆疾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爲墟。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于蕭墻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三載考績唐虞所不廢然堯舜之量材授職固不例此觀於吁咈汝作之文可見此其義司馬光識之然引而未發故並錄其語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毓字子家，植之子。）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眞偽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劭（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若大臣任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

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有賞罰隨之。至于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于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　崔林。字德孺。河東人。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

久之。事竟不行。

司馬氏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殽。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于人。而決之在已。雖求于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無所逃矣。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劭述而修之耳。曰。唐虞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非若房劭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

戊午 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吳赤烏元年。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公孫淵。

初。魏使者至遼東。公孫淵設甲兵。爲軍陳以見之。又數對其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叡遣毋丘儉毋丘複姓。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于遼隧。漢縣。後漢省。公孫度復置。故城在今奉天府海城縣。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爲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至是。魏主叡召司馬懿于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叡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于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

怒。而捐覇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之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畧而歸。亦足以報雪曩事矣。吳主權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語見左氏傳。同惡相恤之謂也。

二月。魏以韓曁字公至。南陽堵陽人。爲司徒。

魏主叡問盧毓。誰可爲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叡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大中大夫韓曁。亮直清方。則司隸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乃以曁爲之。

立皇后張氏。

立子璿字文衡。爲皇太子。

大司農孟光。字孝裕。洛陽人。問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于秘書郎郤正。字令先。偃師人。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

五銖輕重適中行之最爲無弊周景王鑄大錢不久即廢乃幣重之明驗也圜法流通貴乎利用而[illegible]不可況當千乎

凰光曰。此皆家戸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畧智謂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旣不得妄有施爲。智謂藏于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吳鑄當千大錢。

吳先鑄大錢。一當五百。及是。又鑄當千大錢。

秋。八月。魏司馬懿破襄平。斬公孫淵。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卑氏卑耳國之後。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隊。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

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鋭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在奉天府遼陽州西南。淵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已雨霽。懿乃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衆。其將楊祚等降。淵使其相國王建等。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傳言失指。已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有明決者來。淵復使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

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任，質子也。既而城潰。淵與子修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傳淵首洛陽。於是遼東帶方。本漢縣。公孫氏置爲郡。樂浪元菟四郡皆平。始公孫度以漢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冬。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

詔命琬總帥諸軍。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魏釁。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爲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字昭伯。眞之子。爲大將軍。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爲秘書郎。文帝更名秘書曰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遂掌機密。魏主叡即位。尤見寵任。時親總萬幾。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

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古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之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推移賞罰，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早以經意也。叡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字彭祖。為大將軍，夏侯元、曹爽、曹肇字長思，休之子。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久典機任，元、肇心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言其性恭良，為事正如此也。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叡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為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上牀執其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

爽爲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爲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爲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己未二年。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于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爲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爲皇太后。爽懿並

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

二月魏以司馬懿爲太傅何晏（字平叔進之孫）爲尚書

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畢軌（字昭先東平人）鄧颺李勝（字公昭南陽人）何晏丁謐（字彥靖沛國人）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爲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于人可白天子轉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二月以懿爲太傅自以其弟義訓等皆爲將軍侍從出入禁闥徙吏部尚書盧毓爲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謐爲尚書軌爲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

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者。傅嘏謂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嘏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爲揚州刺史。

夏。以蔣琬爲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素簡畧。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屯武昌。

岱時年八十。躬親王事。與陸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

土稱之。是冬。吳將廖式殺臨賀太守。攻零陵。桂陽。諸郡
岱自表輒行。晝夜兼進。遂擊斬式。郡縣悉平。
臨賀漢縣。吳置郡。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是。

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爲正。

庚申　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吳赤烏三年。　春。以張嶷字伯岐。巴西南充人。爲越巂太守。

初。丞相亮既歿。越巂蠻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胡三省注。安定不見于志。當是暫立。去郡八百餘里。及嶷爲守。招慰新附。誅討彊猾。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冬。吳饑。

辛酉　四年。魏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　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却之。

吳主權伐魏。命全琮畧淮南。決芍陂。朱然圍樊。諸葛瑾

攻柤中。襄陽記。柤。讀如租。在上黃界。上黃故城。在襄陽府南漳縣。魏將軍王凌與琮戰。敗之。司馬懿曰。柤中民夷十萬。胡三省注。魏時。夷王權敷部曲萬餘家屯此。土地平敞。宜桑麻。為沔南沃壤。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此危事也。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吳軍夜遁。

蔣琬徙屯涪。即涪城。注見前。

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即西城郡。魏改魏興。注見前。上庸。會疾動。未行。朝廷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帝遣費禕姜維喻指。琬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列蠶食。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

有貲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維爲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爲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帝從之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魏欲廣田畜穀于揚豫之閒使尚書郎鄧艾字士載棘陽人行陳注見前項漢縣今陳州府項城縣是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略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閒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漑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閒

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管寧卒于魏。

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于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

壬戌　五年。魏正始三年。吳赤烏五年。春正月。中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涪。

諸軍皆屬蔣琬。維領偏軍。

癸亥　六年。魏正始四年。吳赤烏六年。夏五月朔。日食。既。三國志失書甲子。

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

曹爽興師不以正且失地勢故禕得用逸代勞耳若以從容圖恭爲足能辨賊

蔣琬住涪疾益甚乃以平督漢中。

甲子 七年魏正始五年吳赤烏七年春三月魏曹爽寇漢中費禕督諸軍救之魏軍敗走。

魏征西將軍夏侯元爽姑子也辟李勝爲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元自駱谷縣在西安府盩厔縣西南寰宇記駱谷道南通洋州興勢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泉陵人據興勢山名在洋縣北後魏于此置興勢縣唐改曰興道元省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

器量較謝安矯情鎮物猶爲不及矣

子賤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此久爲記載家所豔套語

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來敏。字叔達。新野人。魏兵距興埶。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元書曰。春秋責大德重。言責任之大者。其恩尤爲重也。今興埶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于爽。遂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胡三省注。自駱谷出扶風。隔以終南山。其間有三嶺。一曰沈嶺。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　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夏。四月。丙辰朔。日食。

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蔣琬以病。固讓州職于禕。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禕爲尚書令時。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不廢。及允代禕。欲斆之。旬日之中。事多愆

禕雖才優于允其不逮諸葛甚明諸葛猶孜孜奉國食少事繁而禕乃欲以清淨名言豈可爲法

濟。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吳赤烏八年。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吾氏，夏昆吾之後。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

先是。吳太子登卒。吳主權立子和。字子孝。爲太子。霸。字子威。爲魯王。霸和同母弟也。權愛之。與太子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權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謂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聞二宮勢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交構。琮不能禁。霸曲意交結名士。嘗自詣將軍朱績。字公緒。然之子。績不納。于是賓客侍從。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權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權寢疾。遣太子禱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

人以憂死。朱據。字子範。吳人。太子寵日衰。霸黨楊竺廣陵人。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霸竺譖之。吳主怒。誅粲。時陸遜外甥顧譚亦以言太子事見徙。權遣使數責問遜。遜憤恚而卒。

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

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諡曰恭。

琬卒。帝始自親國事。

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

董允秉性公亮。獻替盡忠。帝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辟

佞慧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字奉宗。南陽人。代允為侍中。祗多技藝挾智數。禕以為賢。越次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昔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宜顧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憂責存身者。不暇盡樂。願省減樂官。及後宮凡所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譙周。字允南。西充國人。

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吳赤烏九年。秋。赦。

大司農孟光于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

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于治乎。

以姜維爲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時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胡三省注。胡有治姓。羌等率衆來降。維以兵迎之。遂徙于蜀。

丁卯　十年。魏正始八年。吳赤烏十年。春。二月。朔。日食。三國志。失書甲子。

魏遷其太后于永寧宮。

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政。多樹親黨。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胡三省曰。據魏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蓋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

戊辰　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吳赤烏十一年。夏。四月。魏以徐邈字景山。薊人。爲司

空。不受。

邈先爲涼州刺史。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州界肅清。及是。以光祿大夫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邈與田豫俱以清節稱。豫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懿書喻之。豫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豫邈俱以大夫卒于家。

五月。以費禕出屯漢中。

自蔣琬及禕。雖身居于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並承諸葛亮之成規。遵循不易。



